

## 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升仙傳 第十五回 李家集小塘點將 伯州城金蟬興兵

話說三人走了幾日，到了一個莊，莊名為李家集，但只見家家關門，雞犬無聲，街上並無一人。往前走了幾步，見路東籬笆門裡，有個老者往外觀看。小塘上前拱手說：「借問長者，這是什麼莊村？為什麼沒有人煙？」老者說：「客官你不曉的，只因土賊作亂，暈了伯州的城池，百姓害怕，所以關門閉戶。」小塘說：「此處豈無官兵？為何任其猖狂？」老者言道：「客官你可哪裡知道，這為首的賊人叫作劉六、劉七，還有他的個小站舅妹子，名叫鄧金蟬，頗善敵能戰，又會邪術，因此官兵不能擒她。」小塘說：「長者貴姓？」老者言道：「在下姓李，草號李仰泉。」小塘說：「李長者，我與你們除了這一方之害罷！」老者笑道：「客人莫要取笑，你乃斯文之人，焉能除得此害！」老者正然講話，他的三個兒子：長子名進孝，次子進忠，三子進悌，從後邊出來，說：「老人家，這位客人既出大言，想來有些手段，何不請到裡面大家商議。」老者聞言，將小塘三人讓到家中草堂內坐下。李進孝說：「客人，你果然能以除此害麼？」小塘說：「難道說路話不成！只要助我幾百閒漢，包管能以成功。」李進孝說：「閒漢盡有，但不會掄槍舞劍，要他何用。」小塘說：「也不要他的武藝，只叫他們擂鼓助威，我自有的捉賊的手段。」李家兄弟聽說這話，滿口應承，不過半日功夫，集了五六百人，都到李仰泉場院中伺候。小塘親自前去點了五百整人。吩咐各人回家，明早取齊，又叫李老者買了一百張五色綿紙，找了二三十根秫秸，取來一把剪刀，送在一間潔淨房中，乘上燈燭。小塘打發眾人走去，閉了房門，把五色紙剪成盔甲，把秫秸仿成旗帆槍刀，又繫了兩匹竹馬，自己俱運在場院之內，等到半夜子時，誦訣念咒，照那些東西吹了一口仙氣，俱都變成真的。不多一時，天色大明，五百鄉民齊到場院，見了這些東西，各個發愣不知是何處來的。

小塘說：「列位不必多疑，這些東西乃是夜間天神所賜；吩咐前去平賊，爾各領披掛、兵器，聽吾號令。」五百閒漢取盔的取盔，拿甲的拿甲，一齊妝束起來，手拿旗旌，立於兩旁。

小塘向承光言道：「賢弟，你今領這一付盔甲，作前部先鋒，可要奮勇殺賊。」承光說：「仁兄，我又不曾打仗衝鋒，知道先鋒怎樣做法？這事萬萬不能從命。」小塘說：「哇，好一個怯懦匹夫。當初叩進京時，我已算定此處有難，因你罪惡多端，只得為民除害，方能將功折罪，怕你今日擔心，所以先將你的家眷送到此處。現今城池被賊圍住，你若退後，何人去救你的家眷？」承光聽說這話，猛然醒悟，說：「仁兄，小弟欣然願作先鋒。不會廝殺怎樣辦？」小塘說：「不妨，我有靈符一道，拿去掖在盔內，臨時自有妙用。」言罷與承光妝束起來，掖上靈符，給了他刀馬。又給苗慶披掛起來，也掖上一道靈符，交給他刀馬。分派已畢，自己執掌中軍，吩咐眾人起身。相離伯州不遠，與賊人對面安了一座營盤。

賊營中劉六、劉七見有敵兵前來，二人披掛上馬，各拿兵器，帶了三百小卒，來小塘營前討戰。報事的報與小塘。小塘叫承光出馬。此時承光頭上有了靈符，殺星附體，不覺有了膽量，說：「小弟願往。」小塘又向承光耳邊吩咐了幾句，承光提刀上馬飛臨陣前，小塘親帥鄉民擂鼓助陣。且說劉六、劉七見有一將飛馬往前來，二賊高聲招呼說：「來將休往前闖，你是何處的兵馬？從實說來。」承光聞言，抬頭一看，兩個賊全身甲冑，手拿利刃，倒有些殺氣。看罷開言，說：「吾乃上天三界巡察善惡總管將軍，因你們不守本分，玉皇差我統領天兵，前來擒你。若知好歹，各自散去，還有活命。倘若不然，叫爾等盡作刀下之鬼。」劉六說：「好一個匹夫，你拿這話嚇誰！坐牢著，看我擒你。」說著擰槍刺來，承光兩手掄刀往外一開，兩個人戰在一處。約有七八個回合，承光閃個空把劉六一刀劈於馬下。劉七一見心中著忙，才旋馬要退，被承光趕上，一刀也送了性命。

那些賊兵敗回營去，一齊亂嚷：「鄧姑奶奶，可不好了！二位大王一齊喪命，各人快逃生罷！」鄧金蟬說：「休得胡言，哪個要走，先把頭來割下。」眾人說：「姑奶奶你不知道，這來的全是些天兵天將，厲害著呢！」金蟬說：「爾等不要驚惶，就是天兵我也不懼。」言罷披掛起來，提刀上馬，帶領著五百嘍卒，放炮出營。

且說承光力斬二賊，小塘才要收兵，聽的賊營炮響，知是又有賊將出來，把住陣角，往賊營一看，只見兩桿黃旗分為左右，一員女將飛馬出帳而來，真真是而似桃花初放，纖腰如楊柳拭輕風，襯著全身的腰甲，更顯的姣柔可愛。小塘觀罷，用聲招呼：「那一馬上女子莫要向前，即早遞名姓，我好度脫與你。」金蟬聽得有人招呼，抬頭往對面一看，見是一個儒流秀士，便開言答道：「問吾，聽真，吾乃武當山弘陽教主餘道爺的門徒，姓鄧名是金蟬。爾是何名？通報上來。」小塘說：「我乃純陽老祖的徒弟，以儒教歸玄門，姓濟字小塘，道號隨緣子。今領天兵前來，若知好歹，收邪歸正，還有生路。若執迷不悟，管叫你馬下喪生。」金蟬說：「好匹夫，傷我二位表兄，還敢在姑娘面前胡言，看我的刀罷。」催馬掄刀直撲小塘。小塘一見，照承光吹了一口仙氣，承光撒馬掄刀迎將上去，兩個人戰了多時，金蟬見承光殺法厲害，不能取勝，虛幌一刀，敗將下去。這承光乃是殺星附體，不知不覺追趕下去，鄧金蟬回頭一看，見承光趕的相近，從懷中取出一個紙剪的虎來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往空中一撒，竟成了一隻飛虎從空往承光撲來。承光的殺星不過是個鬼魂，一見飛虎，嚇的一陣旋風揚長而去，單留下一個承光，哪裡還能支持，被那飛虎呼的聲音，撲於馬下，眾嘍卒拴進營去。小塘一看，忙又叫苗慶出馬，也是被賊人如此捉去。

小塘無奈，暫且收兵，到了夜深之時，暗暗取出五鬼葫蘆，叫出五鬼，問微、苗二人的吉凶。五鬼說：「法師不必憂愁，承光不過兩日監禁的浮災。一枝梅今夜即回。」小塘說：「鄧金蟬的來歷可知這麼？」五鬼說：「她原是個財主的女兒，因有個化緣的道士給她家化緣，給她留了一本邪書，叫作《陰魔寶錄》，她的本領全仗著此書。」小塘聽了將五鬼收進葫蘆，取了一些白紙，做成一本書，吹了口仙氣，篇篇畫著符咒，皮上寫著《六甲天書》，又寫了一封家信與天書收在一處，專等一枝梅的信音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鄧金蟬把微、苗二人拿進營去，看了看承光人品魁偉，刀馬又好，想要招他為夫，遂吩咐嘍卒將二人綁在兩處，用心看守，等捉了姓濟的，一同斬首報仇。

單說一枝梅這個帳房，共有七八個嘍卒輪流看守，一枝梅從燈亮之中見有一人甚是眼熟，想了半天，暗暗說道：這不是焦二黑麼！他當日在祿米倉偷盜官米問成烏龍江的軍罪，我因與他是街坊，使了好幾兩銀子救出他來，今日相遇為何他不理我，想是難的日子久了。一時認不出來，待我使個聲光，看他怎樣？主意已定，自己歎氣，言道：「我苗慶住在北京永定門外，不料死在伯州賊營之中，無親無故，誰是個救手，看起來我這命算是沒有救了。」苗慶自言自語，通了名姓。焦二黑聽見這話，又把苗慶瞧了一瞧，不禁吃了一驚，心內言道：這是我救命的恩人到了，我若是不救他出去，豈不是知恩不報！想了會子，拿了一個主意，到了帳房外邊，復又回來說：「夥計們，你看前帳房裡好不快樂，吃酒的吃酒，抓般的抓般，怎麼咱就倒運，在此看著這個敗將，你們且坐著，我要先睡上哩！」就有那好事的說：「且慢，我們要出恭去咧，你且在此看著。」言罷出去了兩個，往前帳房而去。過了一會，又有兩個言道：「焦兄弟，咱們在此看守敗將，干係不小，他們一去不回，只叫咱在此處是個什麼道理？賢弟，你且自己看著，待俺找他們來去。」言罷又去了兩個。